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十五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

小而神明英發

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諜問

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

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

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

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

湯翹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

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

樹

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明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如

玉山之將崩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



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  
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  
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

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見者歎曰蕭蕭肅肅

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  
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  
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

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暢

少時挾彈出

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

續文章志

曰思貌醜賴不持儀飾

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

頓而返

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

同不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

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八王故事

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

裴方向壁卧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

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

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

未見其父耳

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頽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梁祚魏國

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俛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

玉在側覺我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

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

脩平子

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脩琅邪人  
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脩武令

還語人

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

堪羅綺

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  
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

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玠別傳曰玠在

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齧觀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  
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  
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  
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  
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  
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

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  
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

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

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  
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為宮使人守

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未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溫忠

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

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

徐廣晉紀曰肅

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十壺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

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

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

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

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

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

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

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

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  
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



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

人

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畧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

脂眼如點漆粗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

可得方諸衛玠

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

馬宣王一流人

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

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

陽秋曰宣王天姿  
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

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  
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語林曰王  
仲祖有好

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  
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

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

按語林曰諸人嘗  
要阮光祿共詣林

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  
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

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晉陽秋曰  
尚善音樂

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腳枕  
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

敬和王  
洽已見

爾時積雪長史從

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

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

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

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

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安舉止端詳

公

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  
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便  
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

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遐匿

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

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

鮒吳郡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

又義興水中有蛟山

中有遺跡

一作白額

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

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

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

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

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

蒼蛟並大敢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

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

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

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

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  
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  
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  
左右勸還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  
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  
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  
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  
泣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虞預

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繫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驥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璫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嘗持策杖路邊窺之歎

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

阿龍丞相小字

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



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

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

甚有欣色

王羲之臨河叙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

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叅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

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  
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邑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

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勲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

嘗見王恭乘高輿

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  
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

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蔡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

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

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

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

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

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

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竹林

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

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

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

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

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

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

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

在我輩

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

簡

服其言更為之慟

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

永嘉流人名曰玠以

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興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卹而致哀如是

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

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玠別傳曰玠咸和中

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

亮子會會妻父彪並已見上

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

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

已已

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

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卧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

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屨柄塵尾著柩中因慟絕別

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

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

也雋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

莊子曰郢人堊漫其

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  
聖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牙生輟弦於鍾子

韓詩外傳

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河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推已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

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

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郝嘉賓喪左右白郝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

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

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惜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

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



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慙為斃我  
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悵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  
如超旨則與相溫往反密計惜見  
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

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

曰德音未

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縣縣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珣法師墓下

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  
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  
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  
其為時人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

綏已見王

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婚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

由是二族遂成仇讐

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

子敬始卧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

法護珣小字

王於

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有時不見此客王

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還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

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

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

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

子

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

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

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時相和睦子敬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棖桷惟新便

自有黍離之哀

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

歎有此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

疾而殞

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奕言長於草隸羊氏譜

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

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

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

卞範已見

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

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

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

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  
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  
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  
郢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忽忽

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  
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  
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  
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

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  
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還半嶺許聞上啗然有聲如數  
部鼓吹林谷傳響顧者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

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  
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  
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儵然曾不眴之籍乃  
粲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適爾而笑籍既降先  
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  
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  
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  
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  
言皆冒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  
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

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

山上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  
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  
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  
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  
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  
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  
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慕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  
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  
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  
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  
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託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康別傳曰山巨原為吏部郎遷

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客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

居在臨海佳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

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文宇

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覽疾不能



行坐常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  
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廡曰茂弘乃復  
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年庾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  
武字景則廡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  
臨海太守侍中  
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

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潯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

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  
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  
贈光祿大夫  
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

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

存肥遁

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

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揚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

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

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

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

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

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

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苻堅臨江荆

州刺史桓冲將盡訏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  
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  
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因陳無用脩然而還居陽岐積  
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

為鄉閭所安

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還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

桓冲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光臨宜  
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  
冲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敕人代之父辭  
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還因  
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  
麟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

謂人曰惟有劉長史當理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

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

翟不與語

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

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東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

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

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

孤如此萬年可死

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

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

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

就

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

戴氏譜曰逵字安丘譙國人祖頌父綏有名位逵以武勇

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

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

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

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

天下之寶耳

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苴

非輕

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

車後趨下

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郝超每聞欲高尚隱遯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郝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

不果遺

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郝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

累心處都盡

尚書郝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

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郝惜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

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

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

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

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

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

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求朝自言願婚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懼

喜上書願保塞文頴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惟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

不為也

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

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

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

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

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

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

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

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

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

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  
清兵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  
俊才而筋以名理風儀雅潤潤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  
與然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

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

郎桓郎者桓範也

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

婦云無憂

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

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

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禮周

九德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曰  
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

新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  
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  
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  
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  
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  
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  
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

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

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

色不變曰蚤知爾耳

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

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聞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追不定中道還取絝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

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會有司奏  
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  
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  
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  
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門人欲藏其兒婦  
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

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  
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冒懷  
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

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

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  
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



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  
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

婦人比蹤英傑

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

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

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世語曰經字彥

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

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惟此二生耳妻  
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  
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  
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  
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

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  
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  
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

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

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

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

妻之乃白母

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縣之孫

曰誠是才者其地可

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  
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  
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  
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  
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

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

大豐誅  
徙樂浪

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即廣宣

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

諸

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

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

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

郭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

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按晉諸公贊曰世祖

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赦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

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教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為性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郡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槐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讓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惠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則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強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

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

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

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

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

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

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

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

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曹孫

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

才女德

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

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

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

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胃江夏人魏秦州刺史

中夏名士

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

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

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

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



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

了其意出則自裁

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

乖謬且倫秀允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每咨

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  
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  
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  
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

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

王八

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

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

門戶計耳

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妾耳

汝若不與吾家作親

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

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

名舉孝廉

達未詳

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

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

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

一作髮

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

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

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

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

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廼返逵及洛遂稱之於

羊琰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

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  
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卧

薦判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達聞之歎息達去侃追送之達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達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甘鯪餉母母封鯪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

侃別

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

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雙鶴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

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

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

正

值李梳頭髮委籍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

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還

日溫記

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妃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憲梳頭姿貌端麗徐結髮飲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憐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

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

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

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庾氏譜曰

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

徒跣求進閤禁不內女厲聲曰

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

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

急遂原玉臺一門

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于婦桓氏女請

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

傳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

桓氏譜曰沖娶琅邪王恬

女字女宗

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

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

司空惜已見郝曇別傳曰曇字重淵

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王家見二謝傾筐倒

皮

二謝安萬

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

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

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

封胡遏末

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

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胡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

不意

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

鞠卞範之母之外孫

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

夫人玄之妹

為是



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

郝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閨女名

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

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

問眼耳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答曰

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

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

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

至衡陽太守

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

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

遇桓景真之難也

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

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殷撫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

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  
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  
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  
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阮無一言直勗意思之  
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  
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

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

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因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人有長短所致然今鍾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千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

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  
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  
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墓  
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祐  
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錄曰羊祐工騎乘有一兒五  
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

羊祐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  
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

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語林曰  
武子性

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興  
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

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  
譜曰

述字嗣祖潁川

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

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

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

能致天子問耳

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

水景純曰將當為陸

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默

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

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

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

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

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

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

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危釋難時人咸言京管

不  
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  
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  
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  
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



剖者乃先所服符也

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

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醬而針之須臾兒下羊骨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  
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  
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  
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  
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

傳云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人體

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

踴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

冀善彈棊格五而

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

此云起魏世謬矣

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

踰於帝

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

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

巾角撒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

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

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壞論者

謂輕重力偏故也

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

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

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

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龍威誕輓轡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

萬常在母鍾夫人許

孔氏志怪曰最以寶劍付妻

會善書學荀手跡

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

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

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

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

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

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

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

能騎射善圍

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

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遠異之以兄女妻焉視

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惟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空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

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

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對題如初而畫

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  
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其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

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惟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列仙傳曰

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  
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  
忘詒不知其害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

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

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世之歷畫古賢  
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

博物志曰堯作圍碁

以數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袁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

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

欲圖殷荊州殷曰

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

仲堪眇目故也

但明點童

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

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

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

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中興書曰  
元帝登尊

號百官陪位詔王導

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叅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

復有袁叅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叅軍是袁



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語曰

顗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

為溫所瞻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

去我成輕薄京尹

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

兒即系也丘淵之大章錄

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

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

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

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

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嶺下邵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立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立敗

誅伏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  
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  
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  
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

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  
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怖之仕  
晉至太宰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

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

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

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

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狄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受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

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

一飲一斛五斗解醒

毛公注曰酒病曰醒

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

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

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劉氏譜曰親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親

為人通達仕

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

尉文士傳曰籍故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以職事籍嘗從容曰平生自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志籍更請驢徑到郡管壞府舍諸壁墮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籍然求為校尉於是文帝舍異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人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幪衣諸君何為入我幪中

樂

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幪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幪中又何惡乎其自

任也

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

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

籍曰禮

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

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時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

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

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國暴如故對者求止籍

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

咸也

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

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

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竹林

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惟咸一家尚道棄  
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  
錦綺咸時總角乃堅  
大字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

籍也

喪母裴令公

籍也

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

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嘯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

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



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

得其中

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

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異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格斟酌以大罍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

達自居父喪行過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它賓設  
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  
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  
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  
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  
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裴氏家傳曰  
顧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  
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  
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竹林七賢論曰咸既  
追婢於是世議紛然

自魏末沉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  
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  
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  
曰遙集也故字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  
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攤自欲壞非一

木所能支

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  
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

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  
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  
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

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廼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

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名士傳曰  
脩性簡任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

白接羅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

其愛將并州人也

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

竹及長楸芙蓉菱茨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

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即時一杯酒

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

了一生

晉中興書曰卑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北舍即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鑿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鑿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  
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定復南  
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

而不問

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人賓從多是桀  
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

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  
街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  
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羣已

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

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顗無作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

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輒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嶠有

僞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

卞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

祇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

自無鄙言

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

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

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

守屯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

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

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

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蔭覆之時峻賞募

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掉

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

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

山陰魏家得免

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

後事平冰

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

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  
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  
惟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

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

臨去

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  
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

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

所加必延俊又辟濛為掾

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

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鳴鶴舞甚佳

王公熟

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

伊已見

謝鎮西往尚書

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

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

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尚書謝衰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

輕率不拘細行凡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

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

無歸意反再請即回軒馬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

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

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吳曾

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

宣武欲求救

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

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

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

袁彥道不

郭子曰桓公博輸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

脫共袁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  
形勢呼袒擲必虛雖二人齊叫敢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  
蘊嗜酒至末年尤甚及在

會稽略

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

卻返

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  
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

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袁氏譜曰純  
妹名女皇

適殷浩小妹名

女正適謝尚

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

村臨江去荊州

二百

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

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間其姓字稱是劉遺民

中興書曰劉麟

之一字遺民已見

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

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

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

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

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

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

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頰頰風神魁

梧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

雍州在內見有毳毼云阿

乞那得此物

阿乞恢小字

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見之王曰向

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

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

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  
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  
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  
忤容為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  
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  
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  
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  
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

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標

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

過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

飲酒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  
見擲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  
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  
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  
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  
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

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

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凝正員郎父

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

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

山松

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  
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

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

鵲鵲袁山松出遊好令

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進

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

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

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

頓爾至致

驕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

過客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枚執樂喪者都按莊子曰綿謳所生必於斥若司馬彪注曰綿為引柩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綿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大類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

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

欲爲微造故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歎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

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

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無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

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陽琴白雲常陰月石鏡耀清林

忽憶戴安道時戴

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王嘗已尾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

續晉陽秋曰左將軍

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奏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申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

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

立別傳曰立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

柳玄為  
素官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

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鳴咽王便

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

晉安

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歎  
我之發未嘗不至鳴咽

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靈寶玄  
小字也

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  
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就  
雖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  
不止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

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  
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安帝紀曰忱少慕

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嘯以大飲為止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王氏

譜曰廋字伯輿琅邪人父蒼衛將軍廋歷司徒長史周祇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廋居喪振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廋反喪服廋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廋廋敗不知所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

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王司

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惟王祥長揖不拜

惟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

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

榮遂不得一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

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

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

渾箴頃輒在我室久之乃謂渾濬濬清尚非卿倫也我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我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惟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我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梧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

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

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園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  
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惟親舊  
以雞酒往與共飲嗽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  
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  
乘肥衣輕寶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  
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吕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陽秋曰安字中悌東平人冀州刺

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閒曠有拔俗風氣干寶  
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

安後來值

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

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  
往籍不覩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

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過其行康  
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  
兄共語戲良久則

去其輕貴如此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洛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  
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  
柄壺盧鄉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言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

青以弟亮登敦俱歸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  
後弟等皆登變之仁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

望於二

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

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

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  
澄放蕩不拘

時謂  
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云

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  
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歛衿飾容

時歎皆  
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

中興書曰奕自吏部  
郎出為晉陵太守先

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惟謝虎子婦王悟其旨

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

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

力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

謝氏譜曰萬取太  
原王述女名登

嘗著白綸巾

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

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述別傳曰述少真獨  
退靜人未嘗知故有

晚令  
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

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中興書曰桓冲引微之為  
參軍逢有散帶不綜知其

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  
鹿焚孔



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

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

生焉知死

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

許

恬已見時為  
吳郡太守

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

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

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

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

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王恬小  
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

萬敗

事已  
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郝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  
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郝公  
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惜子超有盛名且獲寵  
於桓溫故為超敬惜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  
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  
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  
天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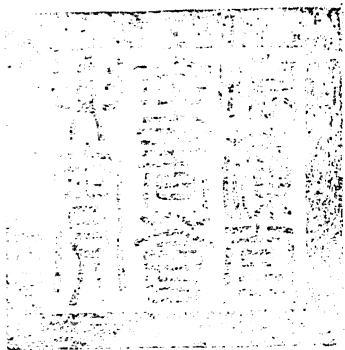
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

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將軍

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 臣金學詩

膳錄監生 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十六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

瑾已見

語云小兒知談卿可

與語連往詣恪

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

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

恪不與相見後於張

輔吳坐中相遇

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別駕喚恪

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荅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荅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二陳寯與泰也

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寯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

武周子元夏同在坐

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

共嘲毓

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

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衆

不相

私助

晉武帝問孫皓

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

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

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

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

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所以漱  
過時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會言負吾之友

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

子羽本許

子曾不如太原溫顥潁川荀寓

溫顥

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武大尉父保御史中丞  
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  
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潁鹿人父  
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

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鄉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

諸晉

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襄司空

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兀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

態或謹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壅杵

文士傳曰

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也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或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

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張敏

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睢有太原溫長仁顯潁川荀景伯富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

善價充志自若終不哀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  
位曾無伐木嘒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  
容鮑之臣為頭青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詩  
諒實有興也其文曰維秦始元年頭青子羽曰吾託子  
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東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  
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挿牙齒眸子精光雙靨隆起每至  
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踈跪或稱君侯或  
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  
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華咭以代輜旨味弗嘗  
食粟茹菜服推園間糞壤行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  
厭我其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  
也子遇我如響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  
鄙哉子欲為人齊也則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人  
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厥下隨  
務光洗耳逃禄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  
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今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  
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  
欲志陵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  
之澆漉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  
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  
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  
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  
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救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  
閒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  
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  
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  
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  
則寒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蝨  
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  
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顯潁川荀富范陽張華士  
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訓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

或厖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中壘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繫池抱壘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牢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

可不啻如此

王氏家譜曰倫字太沖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

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  
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  
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  
布爾矢荀荅曰本謂雲龍騏驎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  
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  
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  
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  
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  
之未得歷太子舍  
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

陸玩  
已見

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

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

殷羨已見

皇子誕育普

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

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

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諸葛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

曰何乃洵

吳人以冷為洵

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



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

謂之寶器何邪

以戲周之無能

荅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

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

謂類好媒續故

荅曰枝條

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蔡邕

曰瓜葛疎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牯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牯有盤辟之好

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郗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真長

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

著稱歷載  
騎常侍

# 叙其搜神記

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

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劉曰卿可謂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 鬼之董狐

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

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

共語

許琛已見

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

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

山常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

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

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

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國數千戶

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

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

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

一折角如意以調之

豫章殷羨

庾荅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

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

得坐談

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荅曰晉德靈

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

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漢書曰李陵降

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於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耳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宀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

何謝笑而不荅

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

其理云何謝荅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山

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

得深公之言慚慙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

玄之已見

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

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荅曰我曬書

征西

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  
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



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本草曰遠志一名謝未棘宛其葉名小草

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荅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

勝得重喚奴父名

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

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所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范汪別傳曰汪

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

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

不利兮  
驢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

三升降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姬隅躍  
清池桓問姬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姬隅桓公曰作  
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  
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

粲文茵錦衾爛長筵

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

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

劉尚晉明帝女

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

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

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

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閭

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師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

侍中

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

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郝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

郝曇王脩已見

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鉤之傳曰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畏

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

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

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

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

至于太原

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  
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

故因詩以  
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豹奴桓嗣  
小字中興

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  
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  
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  
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  
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

春秋傳曰  
脣亡齒寒  
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

今日委君二賢

郝司空拜北府

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

府之號自此起也

王黃門詣郝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

詠之不已郝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

深不可容

倉郝融小字也郝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蚤終

嘉賓

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

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

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

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

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

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

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

子猷承問荅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

若水中之鳬

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

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汰之沙礫在後

王坦之范

啓已見一說是

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  
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  
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  
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  
爰之字遵祖沛

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  
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  
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  
而笑無忤於色

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為處士  
父就大鴻臚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

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郝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

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郝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諂於道

二何佞於佛

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

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費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闕

范滂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

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荅韓康伯曰何不使

遊及皆虛

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虛也故載之末年虛

丁為大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大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

王蘊謝玄已見

王孝伯罷祕書丞在

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過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

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

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嫂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飭顧苦

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

周祇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

作牋

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飭無恙

符朗初過江

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

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鷄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豪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

王咨議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

王氏譜曰肅之字幼

恭右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

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  
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秦詩叙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

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  
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

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

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

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  
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婿于王珣珣舉謝

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  
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  
王曰卿莫近禁齋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澗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齋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



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

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

三皆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

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

周殊無忤色桓

語庾伯鸞曰

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

鴻仕至輔國內史

劉叅軍宜傳讀書周叅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荅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

兒笑

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叅

軍如從屋漏中來

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

佳者

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于言端常嗤鄙之

玄與殷仲文書以

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

物亦不可得也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措矢貫之石弩尺有咫問于仲尼對

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措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如初

##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

眉子已見眉叔王澄也

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

邪

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

庾曰不爾樂令耳周

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

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頰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

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

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

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燥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啓鎮東徙今

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治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無獨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

王丞相已見

元規復何

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

有蔡充兒

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

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

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轆轤車長柄塵尾王  
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  
天下有蔡充兒正  
愈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

謝歆金昌亭詩叙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  
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  
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遊旅比舍與買臣爭席  
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  
其字  
義耳 褚公雖素有重名於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

與茗汁少著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  
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還

其所如

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

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

左光祿

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

長樂孫綽

言次及劉真長

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

也病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

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長標同

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

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

不任其責

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

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相尚浮虛不至

於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懷

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

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

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

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

偏地居輕在角觸

反 奴角

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

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

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

也。

孫統為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

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僂倪應命，奉應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

醜言聲拙視瞻

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

雲為我龍攄

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

食老朮昌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

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

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

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

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

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

有如此賓客

夫人劉惔之妹

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

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郗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

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

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  
古如此未解簡文謂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慚負宿顧右軍推書

曰此禹湯之戒

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

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

伏滔長笛賦叙曰余同寮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於今王右軍聞大噉曰三祖壽一作臺

樂器虺瓦

一作凡

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  
著膩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  
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膩顏  
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第子篤而論之不  
離塵垢  
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  
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  
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

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

抱未虛復那得獨有

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

為復飲酒

庾和裴啓已見

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

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雋逸

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

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雋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僮繆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粗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



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晉續

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託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痛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實于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  
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  
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

書生詠音重濁  
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

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  
庾和次女僧韶適殷歆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  
巢故似鎮西

巢殷顗  
小字也

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

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和

恒仕至尚

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

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

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

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

使阿訥在坐頭

訥詢  
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翼平

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

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

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  
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  
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  
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

曹瞞傳曰操在軍  
廩穀不足私語主

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  
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  
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  
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  
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

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

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

斯以前不聞警隙有何意故而割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

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嫪其匿之  
便與客嫪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  
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嫪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嫪  
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異苑曰帝躬往姑孰

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馬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  
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

晉陽秋曰鳳字



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

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

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

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

孰眠於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

謝峻

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繼祿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

兵近甸為通逃數亮圖召峻王導下壺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是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

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  
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愷期推征西陶侃  
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  
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  
庾欲奔竄則不

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  
必無他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  
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  
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  
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

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  
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  
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  
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  
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  
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  
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

北征劉聰所得

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守  
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

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  
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

無有登車理

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

恢既許江思立婚乃移家

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

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

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機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

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

愍度果講義積年

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

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

後有僖人來先道人寄

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

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

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

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  
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  
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  
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  
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  
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阿智

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  
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

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  
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  
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  
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  
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

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臣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

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

遏謝玄小字

###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玄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

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

岬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一聲淚沾

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

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

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熊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

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  
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丞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倚終  
不放舉坐皆笑相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乎敕  
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檐梯將去續

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  
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  
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  
離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  
之言未必  
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

何以更瘦

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

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

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

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答曰甑既已被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

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荅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司馬晞傳曰晞字道

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使人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詞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

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

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

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

守意甚不平

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

而難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

一孫伯符

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

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

錢故嶠婦弟

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

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

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

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

望自過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  
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  
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  
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  
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  
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逵瑗季  
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  
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

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辰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詔廣平令展光熙

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

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

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

李弘

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

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

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  
客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  
是大嘆庾非惟風流兼有治實

郝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  
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  
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  
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  
之驚怪不能已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

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三隱晉書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隱晉記

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天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也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恙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  
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  
客必能作賊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  
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

謂崇曰向誤入卿  
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  
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  
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

所未知作

釋一作罷

王君夫以粘糯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

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鵠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鵠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案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蓴蟹又牛形

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  
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  
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  
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蒔菹是  
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  
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  
俠與王愷競相誇衒

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

便去

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

駟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腩疎肋難齡齡龍頭突口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袒因直內著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華並窮綺麗以飾輿服

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

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力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服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執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武帝愷之甥也

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

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

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

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過王

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於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斥外



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

號曰金溝

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

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

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

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

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

相魯家累千金終於齊

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鑿牖

語人

原憲以鑿為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

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與宣帝弟廋子太始元年

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  
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  
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為貴故義之牛噉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  
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及之

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蹶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中興書曰  
述清貴簡

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  
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

王胡之王恬並已  
見恬小字螭虎

司州言氣

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

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

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

螭撥其手

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

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

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

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

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  
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玄但人為

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

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

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

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為荊州鎮土時民忽歌黃

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佛大忱小字也

訖將垂之際大

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裙帶繞手恭

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  
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  
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  
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  
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  
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俠

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

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

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

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

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

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攬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他罪殺悅于市中既而朋黨

同異之聲播  
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

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

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雖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

雅薦王珣於帝帝欲

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要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  
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  
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  
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  
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  
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  
不搗貳豈有仲堪  
微間而成離隙

###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碁並噉

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

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

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

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

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

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  
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  
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  
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

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

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  
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  
顯討長沙王又使陸

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  
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顯顯教付  
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  
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

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千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見害三族無遺  
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于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

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

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糾合齊盟

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土無成功也敬徹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

而能收合士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  
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  
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  
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

面似羌

按王澄自為主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  
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  
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  
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

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  
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惟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  
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  
死幽冥中負此人

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

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顗初漪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  
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叙

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

鄉公事

宣王創業誅曹奐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明帝聞之覆面

著牀曰若如公言昨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

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

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

鄧粲晉紀

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與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

深言何  
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

溫氏譜曰嶠父襜  
娶清河崔參女

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

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  
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  
有異同故不拜其令  
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  
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  
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



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

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後客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適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

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

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

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

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

結恨釋氏宿命都除

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

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叙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

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

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聲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可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

兄征西葬還

征西謝奕

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

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

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

孟子曰湍

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

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

此言

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

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

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以己德

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

荆州聞符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

二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

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開將畧吾量賊

必破襄陽而并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游談示暇遣諸

不更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  
其左社矣俄聞大勲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

周祇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  
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人竺

僧憊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  
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

曾講論語至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孔安國注曰不以其  
道得富貴則仁者不

處  
玄意色甚惡

###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

敦尚武帝女舞  
陽公主字修禕

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

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敬手金澡盤盛

水瑠璃盃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

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

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

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竟殺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

深無以仰答明詔

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

元皇愧慚三日不

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蟪之穴無所寄

記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蝟蟬小者勞即彭蜺也似蟹而小今彭蜺小於蟹而大於彭蝟即爾雅所謂蝟蟬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按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

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郎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

曰此是有情癡

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

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

胡兒既

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



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

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

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

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

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

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

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孝武

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

曰臣進退維谷

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暖鰾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

會稽人光祿譚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廙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

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

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

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

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

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其獲寵曹公之屠鄴也  
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

為奴

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

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

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梁別傳曰梁常

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梁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嘏往唁梁梁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梁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梁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數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梁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

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

此語

何劭論裴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彧減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閭

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

後妻郭氏酷

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

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

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晉諸

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  
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  
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  
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

也向令賈后無愛愍懷宣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

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為下口督甚有

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溯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為驃騎

將軍交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

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

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

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

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

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

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

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

宿壽躋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

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潁陽人

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自是充覺

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

十州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

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已

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峻  
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  
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  
考問即以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

郭子謂與韓壽通者  
乃是陳騫女即以妻

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  
賈氏故世因傳是克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婚於禮為不敬後  
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

崇別館北却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竟不許

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

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陽

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舊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

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

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

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劉琨晉紀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

時不盡知也

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

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三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廙使載迎之喪於車

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

無忌兄弟皆穉

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

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

司馬氏譜曰丞娶南

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兩日迅風飛颿廙倚船

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已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

軍薨

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

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

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

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文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

王脩載譙王子無忌同

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

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中興書曰

褚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胡之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叙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脩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

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

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中興書曰羲之

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為會稽艱居郡境王羲之  
之後為郡中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  
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  
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  
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  
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  
不復仕朝廷以其  
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

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漢書曰呂后欲

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  
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  
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  
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  
陵廷爭陳平從默  
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熟

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

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

軍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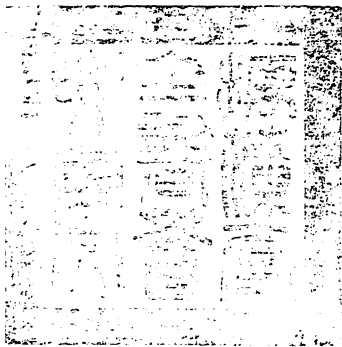
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

桓氏譜曰恒沖後娶潁川庾茂女字

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  
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  
相圖脩乃止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

臣金學詩

膳錄監生

臣趙興吾